

《徐孝穆集》校記

李達良

一、前言

《徐孝穆集》，近世通行本有三：一為《四部備要》所刊清·吳兆宜箋注六卷本，一為《四部叢刊初編》所收明·屠隆刻之十卷本，另一為明·張溥《漢魏六朝百家三集》中之《徐僕射集》全卷本。

考《陳書》（卷二十）陵本傳云：「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遭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知《徐陵集》原為三十卷，《隋志》著錄時卷數尚同，但至《宋史藝文志》（集類四），則僅著錄陵詩一卷而已。故《四庫提要》敘錄吳兆宜箋注本時，謂「徐集久佚不傳，此本乃後人從《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諸書內採掇而成。」惟未言採掇出何人之手。余嘉錫先生則據明·姚士粦《見只編》卷上：「鄭錦衣所輯《揚子雲集》吾友劉少彝所輯《徐陵集》，皆近出也」之語，認徐集之採掇，出明·劉少彝之手。（《四庫提要辨證》）

予往歲赴台，讀書中央圖書館中，得見明·閻光世所編《文選逸集》七種，中收《徐僕射集》。核其內容，實與《四部叢刊初編》所收屠隆刻本同出一源，但無屠氏之評語耳。因持以校張溥之本，並對讀吳兆宜箋注本，得知二者歧異頗大，閻本與屠本文多刪節，篇目較少，然亦有張本所缺之篇；張本則標題較為整飭，篇數畧多，文屬完璧，但誤字反增；而吳兆宜之箋注本，殆本之張溥之《百三家集》也。由是而知徐集在明末蓋有二本，一為張溥本，一為閻、屠之本，二者不盡同。至是否同出於劉少彝之本，則不敢遽下斷論。

今以《四部備要》所刊吳兆宜箋注本，流傳至廣，其書專主詞華，不甚考訂，雖出自張溥之本，誤字最夥，又是未竟之業，其同里徐文炳續為補緝而成，（《四庫提要》語）倘不是正文字，誠恐帝虎魯魚，將誤來學也。故以吳本為主，取閻光世、屠隆、張溥三家之本，互相比勘，記其同異，得二百七十餘條，復考之《文苑英華》（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版），《藝文類聚》（新興書局影印南宋本），《梁書》、《陳書》有關部份（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及郭茂倩《樂府詩集》（世界書局影印宋本），嚴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陳文》，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之《全陳詩》諸書，擇善而從，間加案斷，以為讀斯集之一助云。

二、篇數同異

吳兆宜《徐孝穆集箋注》，（以下簡稱吳本）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徐僕射集》，（以下簡稱張本）有「走筆戲書應令」，「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為王兗州家人答餉鏡」，「內園逐涼」四詩，閻光世《文選逸集》之《徐僕射集》（以下簡稱閻本），《四部叢刊初編》屠隆之《徐孝穆集》（以下簡稱屠本）均無此四詩。但閻本、屠本有「宛轉歌」，「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梅花落」二首，而吳本、張本則無前二詩，「梅花落」只錄第二首。諸詩皆見《文苑英華》。

吳本、張本有「陳武帝即位詔」，「梁禪陳詔」，「陳公九錫詔」，「重答朝臣書」，「薦陸瓊書」，「報德寺刹下銘」，「梁禪陳策文」等篇，而閻本、屠本俱缺。吳本、張本共收「為貞陽侯致王太尉書」六通，閻本、屠本只錄四通，缺「姜嵩至」及「王尚書至」二通。但閻本、屠本俱錄「王太尉僧辯答貞陽侯書」二通，又於「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及「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之後，俱錄其答書，而吳、張本無之，意或此等書非出陵手，故張溥不錄歟？閻、屠本又有「謝敕烏賊啓」，吳、張本所無。此文雖僅存一二斷句，惟以「謝賚蛤啓」亦僅存一二句例之，亦不得謂吳、張本不錄僅存殘句之文也。此外，「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閻、屠本全本《藝文類聚》，其文經大加刊削，存者不及原作十之一，而吳、張本則錄全文。準此以論，則明末閻、屠之本與張本或非同出一源也。

三、字句同異

甲、詩類

詠柑

萬室擬封侯

張本同。閻、屠本「侯」作「家」，《文苑英華》（1690頁）（以下簡稱《英華》）亦作「家」。字當作「家」，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之《全陳詩》（以下簡稱《全陳詩》）作「侯」，殆用張、吳本也。

山齋

鶴嶠斷來賓

閻、屠本「鶴」譌作「雀」，張本，《英華》（1633頁）及《全陳詩》皆作「鶴」與吳本同。

縣鏡厭山神

張本及《全陳詩》同。閩、屠本及《英華》「厭」作「壓」。

洛陽道

華軒翼葆吹

張本及《樂府詩集》（卷二十三）同。閩、屠本「華」作「乘」，《英華》（945頁）其字漫漶不可辨。

無奈擲花何

張本及《樂府詩集》同。閩、屠本及《英華》（946頁）「花」作「如」。

濯龍望如霧

張本及《樂府詩集》同。閩、屠本「霧」作「水」，《英華》（945頁）注云：「一作水」。

劉生

俗儒排左氏

張本及《樂府詩集》（卷二十四）同。閩、屠本及《英華》（966頁）「左」作「石」。

新室忌漢家

張本及《樂府詩集》同。閩、屠本及《英華》「忌漢」作「是誰」。

出自薊北門行

燕山對古刹

張本及《樂府詩集》（卷六十一）同。閩、屠本「山」作「然」，《英華》（981頁）注云：「然，一作山」。

漬土封函谷

張本及《樂府詩集》同。閩、屠本「漬」作「乞」，《英華》注云：「漬，一作乞」。

按繩縛涼州

張本，《英華》及《樂府詩集》同。閩、屠本「按」譌作「接」。

會自得封侯

張本及《樂府詩集》同。閩、屠本「得」作「去」，《英華》注云：「得，一作去」。

長相思

傳聞奉詔成阜蘭

張本及《樂府詩集》(卷六十九)「成」作「戍」，吳本誤。閩、屠本作「傳聞更始戍樓蘭」，《英華》(999頁)注云：「一作傳聞奉詔成阜蘭」，本校所印蝶裝宋本《文苑英華》殘卷亦同。

梅花落

新花落故栽

張本及《樂府詩集》(卷二十四)同。閩、屠本「落故栽」作「屢發材」，《英華》(1030頁)注云：「一作屢發材」。(本校所印宋本殘卷同)

啼看竹葉錦

張本及《樂府詩集》同，閩、屠本「看」作「和」，《英華》注云：「和，一作看」。(本校所印宋本殘卷同)

簪罷未能裁

張本及《樂府詩集》同。閩、屠本作「笑罷未成裁」，《英華》注云：「笑，一作簪，「能，一作成」。(本校所印宋本殘卷同)

別毛永嘉

願子厲風規

張本及《全陳詩》同。閩、屠本「願」作「願」，《英華》(1343頁)注云：「願，一作願」。

此別空長離

張本及《全陳詩》同，閩、屠本及《英華》「空」作「畏」，吳、張本誤，作「畏」義長。

秋日別庾正員

夜夜上河橋

張本，《英華》(1343頁)及《全陳詩》同。閩、屠本「上」譌作「止」。

雜曲

正月春幡底須故

張本及《全陳詩》同。閩、屠本及《英華》(1048頁)「須」作「舊」。

織成羅幌隱燈光

張本及《全陳詩》同，閩、屠本及《英華》「幌」作「幔」。

門難

芥瓜復驚媒

張本及《全陳詩》同。閻、屠本及《藝文類聚》(卷九十一, 2352頁), (以下簡稱《藝文》)芥作「金」。吳、張本誤, 作「金」義長。

秦和詠舞

燭送空回影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1059頁)「回」作「邊」。《全陳詩》改作「窗邊影」。

隴頭水

唯言夢時往

張本及《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同。閻、屠本及《英華》(979頁)作「往時夢」。

中婦織流黃

新蠶緯易牽

閻、屠、張本及《樂府詩集》(卷三十五)「蠶」作「漿」, 吳本誤, 字當作「漿」。

詠織婦

洞戶朱帷垂

閻、屠本及《藝文》(卷六十五, 1756頁)「朱帷垂」作「未垂帷」, 張本及《全陳詩》俱注云: 一作「未垂帷」, 吳本誤。

春日(閻、屠本作春望)

何殊九枝蓋

張本及《全陳詩》同。閻、屠本及《英華》(739頁)「枝」作「芝」。吳、張本誤, 字當作「芝」。

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

元良屬上德

張本及《全陳詩》同。閻、屠本「屬」作「居」。

乙、文類

梁禪陳重書

若使時無聖哲以靡艱難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百衲本二十四史，8333頁）「以」作「世」。吳本誤，字當作「世」。

自求於支伯矣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支」作「泰」，吳本誤，字當作「泰」。

無遺神策句下

閻、屠本脫「於是祖述堯舜……風雨」等三十四字。張本及《陳書·武帝紀》與吳本合。

野有同人句下

閻、屠本脫「升平頌平，無偏無黨」二句。張本及《陳書·武帝紀》與吳本合。

固以雲飛紫蓋

張本同。閻、屠本及《陳書·武帝紀》「固」作「加」。

已冒郊廛

張本及《陳書·武帝紀》同。閻、屠本「郊」作「墟」。

何止黃星之氣句下

閻、屠本脫「海口河目……斯偉」等二十字。張本及《陳書·武帝紀》與吳本合。

陳武帝下州郡重書

夫三正革代

張本作「四正」，閻、屠本及《陳書·武帝紀》（8337頁）作「四王」，

自昔登科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科」作「庸」。吳本誤，字當作「庸」。

徐開浪泊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開」作「門」。字當作「聞」，本書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作「徐聞浪泊，靡不征行」，語意正同。

公卿教逼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教」作「敦」，吳本誤，字當作「敦」。

咸使聞知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聞知」作「知聞」，吳本誤倒。

陳公九錫文

公英謨神算

張本同。閻、屠本「謨」譌作「譽」，《陳書·武帝紀》（8329頁）「神」作「雄」。

陶璜之所未開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開」作「聞」，吳本誤，字當作「聞」。

雷奔電掣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掣」作「擊」，吳本誤，字當作「擊」。

公五校裁搆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五」作「一」，吳本誤。閻、屠本「校」譌作「枝」。

二雄並奮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二」作「三」。

裁舉靈鉦

閻、屠、張本「鉦」作「旗」，《陳書·武帝紀》則作「鉢」，吳本形近而譌。

椎髻之囚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囚」作「會」，吳本誤，字當作「會」。

卓爾英猷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猷」作「狀」，吳本誤，字當作「猷」。

白雀黃龍而已哉

張本及《陳書·武帝紀》同。閻、屠本奪「而」字。

吳濞已縱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縱」作「縱」。

服御登賢

張本「登賢」作「發閑」，閻、屠本及《陳書·武帝紀》則作「登閑」。

豈惟斷鰲之功

閻、屠、張本及《陳書·武帝紀》「豈」作「寧」。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淹留永日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卷十五，450頁）「永」作「未」。

今國圖無主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今」作「令」。張、吳本誤，字當作「令」。

封始興王詔

重違情禮

張本及《藝文》(卷五十一, 1397頁)同。閩、屠本「禮」誤作「理」。

進陳武帝爲長城公詔

志華寅亮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卷五十一, 1405頁)「華」作「懷」。張、吳本誤, 字當作「懷」。

敦修於輿睦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輿」作「興」, 張、吳本誤, 字當作「興」。

讓五兵尚書表

臣比衰痾自積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卷四十八, 1316頁)「自」作「日」。張、吳本誤, 字當作「日」。

伊昔承華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昔」作「言」。

勅進梁元帝表

炎運猶興

閩、屠、張本及《英華》(3113頁)「興」作「昌」。

神祇所命

張本及《梁書·元帝紀》(7887頁)同。閩、屠本「命」作「合」, 《英華》注云:「命、一作合」。

歷試諸難

張本及《英華》同。閩、屠本「難」譌作「難」。

銅頭鐵額

《英華》同。閩、屠、張本「銅」作「嶙」。字當作「銅」。

靈星所宅

閩、屠、張本, 《英華》及《梁書·元帝紀》「星」作「心」。吳本誤, 字當作「心」。

同昇豺虎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昇」作「界」。字當作「昇」, 《梁書·元帝紀》亦作「昇」, 張、吳本是也。

孫竹之管

閻、屠、張本，《英華》及《梁書·元帝紀》「孫」作「孤」，吳本誤，字當作「孤」。

尋盟漳水

張本、《英華》及《梁書·元帝紀》同。閻、屠本「漳」譌作「漳」。

事絕耿弇之恩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恩」譌作「因」。字當作「恩」，《梁書·元帝紀》正作「恩」，張、吳本是也。

爲王儀同致仕表

燭火爲薪

張本及《藝文》（卷十八，532頁）同。閻、屠本「燭」誤作「樹」。

爲始興王讓瑯琊二郡太守表

執玉不趨

閻、屠本及《藝文》（卷五十，1378頁）「趨」作「起」。吳本誤，字當作「起」。

宜慕曹彰之勇

閻、屠、張本及《藝文》「曹」作「蕭」。字當作「曹」，吳本是也。

讓左僕射初表

朝野共瞻

張本「共」作「其」。閻、屠本及《藝文》（卷四十八，1306頁）作「具」。張、吳本誤，字當作「具」。

讓右僕射初表

叔向爲凶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卷四十八，1307頁）「凶」作「國」。張、吳本誤，字當作「國」。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啟

如請和璧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卷四十八，1298頁）「請」作「諸」，張、吳本誤，字當作「諸」。

謝敕賜三皇五帝餘饌啟

舊禮義軒

張本及《藝文》(卷七十二, 1859頁)同。閻、屠本「軒」誤作「農」。

同斯爽號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爽」作「美」。張、吳本誤, 字當作「美」。

豫聞清祀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聞」作「開」。字當作「聞」, 張、吳本是也。

謝養醫啟

已同鹽浦

閻、屠、張本及《藝文》(卷九十五, 2443頁)「鹽」作「監」。

謝養蛤啟

纔變秋成

閻、屠、張本及《藝文》(卷九十七, 2479頁)「成」作「程」。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豪酋書

指畫戎路

閻、屠、張本及《英華》(3516頁)「路」作「畧」。吳本誤, 字當作「畧」。

戮力爭驅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驅」誤作「馳」。

李希光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希」譌作「布」。

深加特保

閻、屠、張本及《英華》「特」作「將」。吳本誤, 字當作「將」。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又此段賓遊

張本同。閻、屠本及《陳書·徐陵傳》(8500頁)無「段」字。張、吳本誤衍。

三家礫蚩尤

閻、屠、張本及《陳書·徐陵傳》「三」作「四」。吳本似誤。但《陳書·元帝紀》「勸進梁元帝表」有「蚩尤三家, 寧謂嚴誅」之語, 則蚩尤之家, 可三可四歟?

偃師南望

閻、屠、張本及《陳書·徐陵傳》「南」作「還」, 吳本誤, 字當作「還」。

重以逋逃小醜

張本同。閻、屠本及《陳書·徐陵傳》「重」作「景」。張、吳本誤，作「景」義長。

無由佇望

張本同。閻、屠本及《陳書·徐陵傳》「佇」作「可」。

其外膏唇拭舌

閻、屠、張本及《陳書·徐陵傳》「拭」作「販」。

西序東膠

閻、屠、張本及《陳書·徐陵傳》作「東序西膠」，吳本誤倒。

足下素挺詞峯

閻、屠、張本及《陳書·徐陵傳》「峯」作「鋒」。吳本誤，當作「鋒」。

常懷向闕之悲

閻、屠、張本及《陳書·徐陵傳》「闕」作「漢」。吳本誤，作「漢」義長。

在北齊與王太尉僧辯書

非云禍亂

張本及《英華》(3484頁)同。閻、屠本「云」譌作「去」。本書《爲貞陽侯與王僧辯書》有「九州春秋，誰云禍亂」，語意正同。

鄢杜七遷之民

閻、屠、張本及《英華》「七」作「六」。

號慕煩寃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慕」譌作「墓」。

當輓輿櫬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櫬」譌作「親」。字當作「輓」，張、吳本是也。

似蟄蟲之猶蘇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蟲」譌作「燕」。

亡晉奔齊

閻、屠、張本及《英華》「齊」作「秦」，吳本誤，字當作「秦」。

埋魂者何地

閻、屠、張本及《英華》「地」作「極」。吳本誤，字當作「極」。

與顧記書室

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3461頁)「兒」譌作「見」。張、吳本是也。

如爲久遠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久」譌作「文」，張、吳本是也。

未知何忽推宅貨官

張本及《英華》同閩、屠本「忽」譌作「靈」。

爲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

不羨輕軀

張本及《英華》(3484頁)同。閩、屠本「羨」譌作「希」。

冥契風雲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冥」作「宜」。

但興存與亡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存」作「在」。張、吳本誤，字當作「在」。

寧庸無主

閩、屠、張本及《英華》「庸」作「容」。吳本誤，當作「容」。

近陸居士有啓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居」作「君」。張、吳本誤，字當作「君」。

撥日覘光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撥」作「揆」。張、吳本誤，字當作「揆」。

遲在還牘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在」作「枉」。張、吳本誤，字當作「枉」。

在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西羌北狄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3489頁)「羌」作「戎」。

爲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寧是悠長之恆事

閩、屠、張本及《英華》(3533頁)「長」作「常」。

江左風塵

閩、屠、張本及《英華》「左」作「外」，吳本誤，字當「外」義長。

文用秦攻

張本同。閩、屠本「攻」作「政」，《英華》亦作「政」，但校語云：「疑作攻」。

爲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3534頁)「中」作「忠」。

爲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但大齊人信之道

張本及《英華》(3486頁)同。閻、屠本「信」誤作「聖」。

屢守淮淝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淝」作「肥」。字當作「淝」，張、吳本是也。

龍印犀渠

閻、屠張本及《英華》「印」作「甲」。吳本誤，字當作「甲」。

管夷吾非王者之佐

閻、屠、張本及《英華》「佐」作「相」。

而中人數歲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中」作「沖」。

仍轉蒼龍之旆

閻、屠、張本及《英華》「龍」作「鷹」。吳本誤，字當作「鷹」。

將恐戎旄

閻、屠、張本及《英華》「旄」作「麾」。吳本誤，作「麾」義長。

匹此爲遙

張本同。閻、屠本「匹」作「比」，《英華》亦同，但注云：「比，一作匹」。

無貽祇悔也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祇」誤作「抵」。

爲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殲厥凶渠

閻、屠、張本及《英華》(3487頁)「殲」作「殘」。

戴日戴斗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作「戴日之族」，誤。

無遠無屈

閻、屠、張本作「無思無屈」，《英華》作「無思不屈」。

既雪伯升之怨

張本與《英華》同。閻、屠本「升」誤作「叔」。

得備戎昭

張本同。閻、屠本「昭」作「行」。《英華》亦作「昭」，但注云：「一作行」。

便留壽春

閻、屠、張本及《英華》「留」作「屈」，吳本誤，作「屈」義長。

為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得去月二十九日書

張本及《英華》(3488頁)同。閻、屠本「九」誤作「六」。

湛恩汪濊

閻、屠、張本及《英華》「湛」作「洪」。吳本誤，字當作「洪」。

門宦有成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宦」譌作「官」。

又為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愛甚鄧攸

閻、屠、張本及《英華》(3428頁)「攸」作「侯」。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未為勤苦

張本及《英華》(3429頁)同。閻、屠本「為」誤作「若」。

言念遷桐

張本作「遷迴」，閻、屠本作「遷徊」，《英華》作「遷桐」。作「遷迴」義長，吳本誤。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決信敗亡

閻、屠、張本及《英華》(3517頁)「敗」作「叛」，吳本誤，作「叛」義長。

既通官闈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通」作「逼」。張、吳本誤，字當作「逼」。

理反家鄉

閻、屠、張本及《英華》「家鄉」作「鄉家」。吳本誤倒。

並應安遠

閻、屠、張本及《英華》「遠」作「達」。吳本誤，字當作「達」。

此是何義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何」作「和」。字當作「何」，張、吳本是也。

差無違理

閻、屠、張本及《英華》「理」作「禮」。

龍驤於嶺海

閻、屠張本及《英華》「嶺」作「賁」。

烏桓白虜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白」作「百」。

答周處士書

漢陰一老

閻、屠、張本及《英華》(3489頁)「一」作「二」。吳本誤，字當作「二」。

己所不欲

閻、屠、張本及《英華》作「己行所不欲」。吳本奪「行」字。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劉傅二常侍

閻、屠、張本及《英華》(3490頁)「二」作「三」。吳本誤。「劉傅三」疑是人名。

清宦兩官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宦」譌作「官」。

但有衰頽句下

閻、屠本脫「賢從君政……吾」等二十八字。張本及《英華》與吳本合。

吾身歸來鄉國

閻、屠、張本及《英華》「身」作「自」。吳本誤，字當作「自」。

與李那書

青萋戒節

張本作「菁萋」，閻、屠本作「青萋」，《英華》(3501頁)亦同，但注云：「萋，一作萋」。本書「與王吳郡僧智書」有「比青萋已戒」之句，吳本是也，張本誤。

福履多豫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豫」作「愈」。

敬析名作句下

閻、屠本脫「獲殷公所借……四首」等二十七字。張本及《英華》與吳本合。

但恨者闍遠岳

張本作「但恨者闍」，閻、屠本作「但恨賒遠」，《英華》亦同，但於「賒遠」二

字下注云：「一作耆闍遠嶽」。吳本是也，張本誤。

因乏行李

張本同。閻、屠本與《英華》「乏」作「之」。字當作「乏」，張、吳本是也。

報尹義書

心想河陽

張本同。《英華》(3529頁)「心」作「目」，閻、屠本同，但「想」譌作「懸」。

言銅爵而無遠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言」作「追」。張、吳本誤，字當作「追」。

雖當碗晚

閻、屠、張本及《英華》「碗」作「淹」。

輸琛王府

閻、屠、張本及《英華》「琛」作「蹀」。

而弟留河北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作「弟留連河北」，衍「連」字。

義等周邵

張本及《英華》同。閻、屠本「邵」作「南」。字當作「南」。

所以降尺一之書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尺一」作「咫尺」。

在北齊與宗室書

昔有王敦王如

張本及《英華》(3533頁)作「王如王莽」，閻、屠本作「王敦王如」。

無關控鶴之宗

閻、屠、張本及《英華》「鶴」作「鵠」。吳本誤，字當作「鵠」。

我則供犧牲於東國

閻、屠、張本及《英華》「牲」作「牲」。吳本誤，字當作「牲」。

三百年來

閻、屠、張本及《英華》「三」作「二」。

高官燕秦

張本同。《英華》「官」譌作「官」，閻、屠本譌作「館」。

望孤煙於島嶼

閻、屠、張本及《英華》「島」作「州」。

與王吳郡僧智書

移中盤流滯於滄海

張本及《英華》(3537頁)同。閩、屠本奪「移」字。

答李顯之書

仲舉之車

閩、屠、張本及《英華》(3501頁)「舉」作「康」，字當作「舉」，吳本是也。

孤子昔緣素乏

張本同。《英華》「昔」作「皆」，閩、屠本作「階」，作「昔」於義為「長」。

非無嬰札

張本及《英華》同。閩、屠本「札」譌作「孔」。

陳湯之疾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湯」作「陽」。字當作「湯」，張、吳本是也。

為陳主興周冢宰宇文護論邊事書

蕭巖

張本及《英華》(3518頁)同。閩、屠本作「山巖」，誤析為二字。

前歲所立疆城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立」作「大」。字當作「立」，張、吳本是也。

與章司空昭達書

南通交管

張本同。閩、屠本及《英華》(3518頁)「管」作「愛」。

豈可得而言

張本及《英華》作「豈可而言」，無「得」字，閩、屠本作「豈可勝言」。

今遣主帥某

《英華》同。閩、屠、張本「帥」譌作「師」。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三顧草廬

閩、屠、張本「顧」作「併」。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3455頁)
(以下簡稱《全陳文》)錄《廣弘明集》作「三顧茅廬」。

何因仰喚

張本及《全陳文》同。閩、屠本「因」作「由」。

決勝灼然矯俗

張本及《全陳文》同。閩、屠本「矯」譌作「嬌」。

便為魔鬼所繞

閩、屠、張本及《全陳文》「繞」作「繞」。吳本誤，作「繞」義長。

若此言者當

閩、屠、張本及《全陳文》「者」作「旨」。吳本誤，字當作「旨」。

即便冀棄芻蕘

張本及《全陳文》同。閩、屠本作「即便采芻」。文有誤奪。

與智顛書

蒙三月二十日旨

張本及《全陳文》（3454頁）同。閩、屠本作「三月念日示」。

敬重操公

閩、屠、張本及《全陳文》「操」作「璪」。吳本誤，字當作「璪」。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二願不更地獄三途

張本及《全陳文》（3454頁）同。閩、屠本「更」誤作「生」。

皇太子臨辟雍頌

利德爰動

閩、屠、張本及《藝文》（卷三十八，1063頁）「利」作「副」。吳本誤，作「副」義長。

辨紛綸之異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紛」作「論」，字當作「紛」，張、吳本是也。

皇運勃起

閩、屠、張本及《藝文》「起」作「啓」。吳本誤，作「啓」義長。

黃旗南映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旗」作「旌」。

弘風講肄

閩、屠、張本及《藝文》「肄」作「肆」。

太極殿銘

美哉宮室

張本及《藝文》（卷六十二，1696頁）「哉」作「矣」。閻、屠本誤作「以」。

玉台新詠序

於是麗以金箱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3657頁）「箱」作「繩」。

高按紅粉

張本同。閻、屠本及《英華》「紅」作「鉛」。

靈飛六甲

閻、屠、張本及《英華》「靈」作「雲」。吳本誤，作「雲」義長。

散此滔繩

張本「滔」作「縹」，閻、屠本及《英華》「滔繩」作「縹編」，但《英華》於二字下注云：一作「縹繩」。吳本「縹」誤作「滔」。

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期和與國之情

閻、屠、張本及《藝文》（卷五十八，1589頁）作「期和與之情」，無「國」字，吳本誤衍。

移齊文

兵食殷阜

張本同。閻、屠本「殷」誤作「陰」，《藝文》（卷五十八，1590頁）「兵」作「丘」。字當作「兵」，張、吳本是也。

此政亦翦妖氛

張本同。《藝文》「政」作「改」，閻、屠本奪「政」字。字當作「政」，張、吳本是也。

椒周文

猶愴滿堂

張本及《藝文》（卷五十八，1586頁）同。閻、屠本「堂」誤作「家」。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榮波分其緒秩

張本及《藝文》（卷五十二，1432頁）同。閻、屠本「榮」譌作「榮」。

無留諾於後曹

閻、屠、張本及《藝文》「諾」作「詣」。吳本誤，字當作「詣」。

允膺絲誥

閻、屠本及《藝文》「膺」作「彰」，張本作「影」，形近而譌。張、吳本誤，字當作「彰」。

綿天滲漉

「滲漉」，張本作「滲診」，閻、屠本作「滲慘」，《藝文》作「慘診」。《藝文》是也。諸本皆誤。

力牧封侯

《藝文》同。閻、屠、張本作「力牧風后」。

蹈舞難喻

閻、屠、張本及《藝文》「喻」作「踰」。字當作「喻」，吳本是也。

廣州刺史歐陽頤德政碑

萬頃無度

張本及《藝文》（卷五十二，1435頁）同。閻、屠本「度」，誤作「渡」。

咸克凶渠

閻、屠、張本及《藝文》「渠」作「梁」。吳本誤，作「梁」義長。

目窺梁鼎

閻、屠、張本及《藝文》「目」作「自」。吳本誤，字當作「自」。

深弘朝紀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紀」作「綱」。

攸攸銅畧

張本作「攸攸銅畧」。閻、屠本及《藝文》作「悠悠銅畧」。是也。張、吳本誤。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冑自澧水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卷五十二，1437頁）「澧」作「澧」。

孝義寺碑

天嘉三月

閻、屠、張本及《藝文》（卷七十七，1973頁）「天」作「元」。字當作「天」，吳本是也。

齊國宋司徒寺碑

輝煥爭華

張本及《藝文》(卷七十六, 1961頁)同。閩、屠本「爭」誤作「增」。

寒暑遞易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遞」作「迭」。誤也。

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

夫至人無己句

閩、屠本自首句「夫至人無己」至「蘇耽之永別」, 刪去三百九十五字。蓋全錄《藝文》(卷七十六1964頁)。張本及《全陳文》(3463頁)與吳本合。然《全陳文》雖標引《藝文》, 而所錄為全文, 殆本諸張本也。

自修禪遠壑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壑」作「豁」。

若餐朝沅句下

閩、屠本及《藝文》自「太守王然」至「同周文而等狀」, 刪二百七字。張本及《全陳文》與吳本合。

神足宜其相比句下

閩、屠本及《藝文》自「支部之彥」至「具陳德業」, 刪三百九十六字。張本及《全陳文》與吳本合。

工人迷而不識句下

閩、屠本及《藝文》自「胥等體有流俗」至「皆為爽異」, 刪六百二十二字。張本及《全陳文》與吳本合。

漢皇愛道

閩、屠、本及《藝文》「愛」作「受」, 吳本誤。

嚴子之高, 閒臥加於光武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作「臺下之人, 高尙加於光武」。

加於光武句下

閩、屠本及《藝文》自「方其古烈」至「民無先覺」, 刪九十九字。張本及《全陳文》與吳本合。

雖復五湖內最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最」誤作「巽」。

夷羊之牧匪見句下

閩、屠本及《藝文》自「大士天眼所照」至「說偈論經」, 刪四百二十二字。張本

及《全陳文》與吳本合。

滴海未盡其書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書」作「辭」。

懸河不窮其義句下

閻、屠本及《藝文》自「前後講維摩」至「瓊等以爲」，刪二百八十六字。張本及《全陳文》與吳本合。

載刊玄石句下

閻、屠本及《藝文》自「於是祈聞……乃爲」刪三十三字。張本及《全陳文》與吳本合。

銘曰句下

閻、屠本及《藝文》自「大矣權迹」至「高風廣成」，刪一百六十八字。張本及《全陳文》與吳本合。

色豔沉檀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沉」作「浮」。

香躡簷蔔句下

閻、屠本及《藝文》自「我有邊際」至「俄如風燭」，刪二十四字。張本及《全陳文》與吳本合。又「簷蔔」二字，張本作「簷葡」，閻、屠本作「簷匍」，《藝文》作「簷匍」。

合窳爲窳

張本同。閻、屠及《藝文》「窳」作「定」。字當作「窳」，張、吳本是也。

方墳以堙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堙」作「墟」。

須彌據海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據」作「巨」，張、吳本誤，字當作「巨」。

天台山徐則法師碑

來去三鳥

閻、屠、張本及《藝文》（卷七十八，2014頁）「鳥」作「烏」。字當作「鳥」，吳本是也。

長干寺眾食碑

皆爲搏食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卷七十七，1975頁）「搏」作「揣」。

迦留乞麵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麵」作「麩」。張、吳本誤，字當作「麩」。

致遺豪貴

張本同。閩、屠本作「致貽詞責」，《藝文》「致貽詞貴」。

漚和含羅

閩、屠、張本及《藝文》「含」作「舍」。

麩類天廚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麩」作「麩」。

丹陽上庸路碑

勞凝神於姑射

閩、屠、張本「姑」作「藐」，《藝文》（卷六十四，1737頁）「藐」譌作「藐」。

方離火宅

閩、屠、張本及《藝文》「離」作「難」，吳本似誤。本書《與李那書》「六道知歸，皆躋火宅」，語意適相反，作「難」於義爲長。又閩、屠本「火」譌作「大」。

陽烏銜日

閩、屠、張本及《藝文》「銜」作「馭」。吳本誤，作「馭」義長。

寧懼虎賁之弓

閩、屠、張本及《藝文》「虎」作「武」。蓋三本皆本之《藝文》，故「虎」作「武」。

青鳧赤馬之舟

張本及《藝文》「舟」作「舡」，閩、屠本作「船」。

陳文皇帝哀策文

旌帷具列

張本及《藝文》（卷十四，429頁）同。閩、屠本「帷」誤作「銘」。

綉翻成行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翻」譌作「翻」。

擗屨輅於丹陛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陛」譌作「階」。

趨過窮於屏闈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闈」譌作「闈」。

蟬聯寶胃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胃」譌作「霄」。

駕彼軫葛

張本作「軫轄」，閩、屠本作「轆轄」，《藝文》作「軫轄」，《藝文》是也，本書「侯安都德政碑」「馳輕軒於軫轄」，其字正同。諸本皆誤。

大寶崇名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名」誤作「明」。

徧行天討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徧」誤作「遞」。

劬勞庶幾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庶」誤作「萬」。

盱食宵衣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盱」作「晷」。

墨履斯在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履」譌作「履」。

獸舞時豫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豫」譌作「務」。

白環已賁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賁」譌作「貢」。

詎勞髡於宸儀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宸」誤作「神」。

四海同奔

張本同。閩、屠本及《藝文》「同」作「星」。張、吳本誤，作「星」義長。

列贈天宇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贈」譌作「贈」。

鸞旗動而虛蹕

閩、屠、張本及《藝文》「鸞」作「鸞」。吳本誤。又閩、屠本「蹕」誤作「悲」。

河東康簡王墓志

體斯孝德

閩、屠、張本及《藝文》（卷四十五，1235頁）「德」作「烈」。

無階於等級

張本及《藝文》同。閩、屠本作「亦無階於等級」，衍「亦」字。

司空章昭達墓志

募是驍雄

張本同。閻、屠本「是」誤作「其」。《藝文》(卷四十七, 1289頁)作「慕是」。字當作「募」。張、吳本是也。

代邸方隆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隆」作「降」。字當作「隆」, 張、吳本是也。

仍同甌閩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同」作「向」, 張、吳本誤, 字當作「向」。

悲慟喧於南北

張本同。閻、屠本及《藝文》「北」作「峴」。張、吳本誤。

裴使君墓志

於是嚴顏不撓

閻、屠張本及《藝文》(卷五十, 1367頁)「嚴」作「厥」。吳本誤, 字當作「厥」。

披玉女之衣

閻、屠、張本及《藝文》「玉女」作「王安」。



Textual Emendations of the *Hsü Hsiao-mu Chi*

(A Summary)



Lee Tat Leung

The literary works of Hsü Ling (徐陵) have for long not existed in its entirety. The three extant editions, all incomplete, have been compiled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edited by T'u Lung (屠隆) of Ming dynasty, Chang P'u (張溥) also of Ming dynasty and Wu Chao-i (吳兆宜) of Ch'ing dynasty respectively. The Wu edition is obviously derived from the Chang edition.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edition by Yen Kuang-shih (閻光世) of Ming dynasty. It has been located by the present writer in Taipei, Taiwan and though it is apparently derived from the T'u edition it does not include T'u's commentar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number of essays and poems in the Chang edition exceeds that of the T'u edition and the Yen edition which have, nevertheless, a few items missing from the Chang edition. Besides, in spite of its relative completeness, the Chang edition has numerous misprints.

This article is a coll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four editions noted above against the Wu edition, which is most widely known and other relevant works have also been used. The findings are presented under two main sections with subsections, comprising altogether over 270 items which embrace both poetry and prose works. It is the present writer's opinion that there are two editions of Hsü Ling's works in circulation in late Ming times, viz. the Chang edition and the Yen-T'u edition, but whether they both derive from an edition, no longer extant, by another Ming scholar Liu Shao-i (劉少彝) remains unclear and calls for further research.

